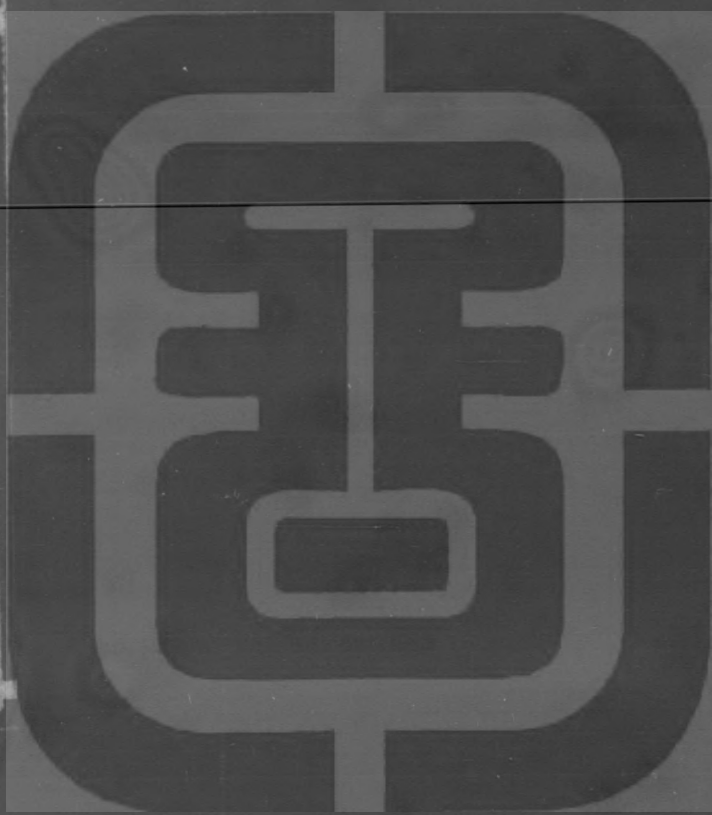


北齊



列傳第三十七

北齊書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其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顛朱木

韋道遜荀仲舉

睦豫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蜚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仰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鷓鷖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

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玄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

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
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
鑿之姿窮竒無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
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
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
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
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

乎流俗雜恣憑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
平政垂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
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
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之變雅在夫篇什莫
非易俗所致竝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
或異何哉盖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
啓廣延髦雋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絃以掩之鄴
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
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

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玄北平
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
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
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
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
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
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
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
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

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
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
云終有解作此理否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
風勅通直節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名
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克圖畫帝彌重之
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
之推同人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
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
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

館於是更詔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
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
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
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又太
子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
中散大夫劉仲威表襲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
尉睦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
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太
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

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憇之推等同入撰例
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
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
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
劉琅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悠入館亦令撰
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
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
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
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漑前幽州長史陸

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
陸開明通直郎封孝審太尉椽張得冲并省右
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
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
州治中楊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
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
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審竝
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殿孝言亦入焉御覽成
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

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
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
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
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
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
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
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
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篇
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
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
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
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
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
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
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
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
臺永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

渾李象鴻勳並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
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
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
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
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
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
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
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
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

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
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
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
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
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
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
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緼襜出
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
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韁鑣就良

工之剗剗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
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
力於河漢擄藻期之肇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
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
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
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
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旣達聲
華已遠象由齒齠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

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
杖携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
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垂
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梁
使將至敕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
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
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
涉羣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謩齊名

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延明
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蓋逆將軍介朱仲
遠牒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
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府錄事參軍中尉
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
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
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
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
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

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
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
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
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
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
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其族人子道亦有文
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
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

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其兄仲以造擅爲業常優
饒之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
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毋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
行耶遜感毋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
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
漳小吏縣令裴鑿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
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
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
賓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

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高廬之
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
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
在坐論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
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
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
於邊裔賓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
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
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

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
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
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
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
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
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
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
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

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
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
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
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
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
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
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
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
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

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
函谷封塗天馬息歌包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
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
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
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
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
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
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
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
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
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
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
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
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
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
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
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

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七德論
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
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
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
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
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
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
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
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

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
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
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
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
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
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
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竒士所以畫堂甲
觀脩德日新廟鼎歌鐘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
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

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外
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
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
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
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舍弘
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
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
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
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

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
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
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
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
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
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
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

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
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
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
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
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
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
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
人姿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

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
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
飛臺上銅烏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
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
眷言巡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
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
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
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
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

刑罰寬猛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
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
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
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
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
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
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
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
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

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
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
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
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
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
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
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
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
文翁繼爲郡守科開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

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孔
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湏封漢獄死
困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
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
福報應遜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
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
通靈孰能盡悟乘楂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
遊於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
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

祥號公涼德募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舩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

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息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王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

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紙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下卷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

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

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
員外散騎侍郎天保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
父穢金紫光祿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
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
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
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
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
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釋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

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
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
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
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
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
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
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
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

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旣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逖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趙彥深等也先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逖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逖

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逖弟啓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逖從子顓字君卿祖廡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顓父濟及濟弟琰俱奔江南顓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賴子大寧中卒於司徒司馬顓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

北齊列傳三十七
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
中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
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
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
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
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
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

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
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
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
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
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
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
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
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

記值侯景陷郢州頗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
則以獲免被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
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
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
公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舡將妻子來奔經砥
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
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
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
款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

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
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
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
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
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
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
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
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
恩接顧遇逾厚爲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

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
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
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
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
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
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
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
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
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

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
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
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於世曾撰觀我生
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與之
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
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
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
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灑澗鞠成沙漠神華
泯爲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

晉中宗以

琅邪王南度之推去琅邪之遷越宅舍陵之舊

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

替守法度而不忘遠微躬之九葉頽世濟之聲

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傳翼之飛

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

臨川王子正德為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粹叛人北而還積財養士每

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疾景至新

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

指金闕以長鑿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

曾不解其搯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

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於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

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

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

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

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

沮漳孝元時為荆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舩艤

北徵兵於漢曲南發輝於衡陽相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

岳陽王譽並隸荆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

萬曆六年刊 上齊河傳三十一

昭明太子薨乃立 遠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

立嫡皇孫驩出封 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

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 遠

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

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元

以河東下供船鯁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

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

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

爭言孝元發怒又遣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

大獵即擁眾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村

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

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道走河東府褚 行路彎弓

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

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且其猶病諸孝武

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

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

鎮西墨 曹參軍 非社稷之能衛童注闕

僅書記於階闈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霸

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

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即州刺史以盛聲勢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

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

萬曆十六年刊 北齊列傳三 五

管記與文珪劉氏英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

說繫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

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愾敷求之不器乃

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鄧州司馬領城防事委

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鄧州行值白波之猝駭

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羽拱以臨兵

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

備故陷賊莫不變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

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他道景欲攻荆路懿

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奇護軍之

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犇虜快其餘毒

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

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主劉鬼

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荷性命之

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

鵬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

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

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

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

天道繼大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就狄俘於舊壤

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

陷戎俗於來旋慨忝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

鼓鼓臥而莫考景鐘毀而莫懸野蕭條以橫骨

邑閔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

江東有百譜至是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

奏唯翁主之悲絃公主子女見辱見離經長干以掩仰長干

舊顏展白下以流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

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父信茲言乎

仲宣過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為大

都督撫鳴劔而雷咤張雄旗而雲窳千里追其飛

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

闕既斬侯景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齧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

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百祀於

焉無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官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師

採槽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權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

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

黃散於官誨時為散騎常郎或校石渠之文王

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北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二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

萬曆十六年刊

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
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博士劉仁
英校吏部廷尉御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
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
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
苦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
時參柏梁之唱

顧瓶甌之不等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

陸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竚既定以鳴鑿脩東都

之大壯詔司農卿黃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

不暢秦兵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

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厚徒有道而師直

翻無名之不抗孝元帝與宇文丞相斷金結民

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溥天之下斯文盡

喪北於墳典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

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

未之有也兵敗悉焚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

之海內無復書府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之

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

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

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妻人銜其斷

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
媿於胡顏牽痲痕而就路時患策驚蹇以入關

官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蹇嗟飛蓬

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

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

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

六國之風教七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

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

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

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尊而無賞自

太清之內釁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

壓境於江潯

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上守江

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獲仁厚之麟角尅儻

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奠臨齊遣

王渙率兵數萬納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

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竊聞風而清耳傾

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推

聞梁人返國故有莘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

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

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譬欲秦而更楚

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

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載而谷沈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舫於分陝曙結纜於

河陰水路七百里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

吟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采芑先廢君而誅

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遂留滯於

漳濱私自憐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惡翠鳳之

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纂書盛化

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

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珥貂蟬

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款一

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祗

夜語之見忌寧懷壁之足恃諫諧言之矛戟惕

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時

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誅之推爾日鄰禍而儕流或有

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念予武成之燕翼遵春

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

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廁中禪衣悉羅縠錦繡珍玉織成五百

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毋陸氏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

皆預政 亂國焉 惜染絲之良質 惰琢玉之遺祉 用夷吾

而治臻 昵狄牙而亂起 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

婆等若孝徵以法繩已譖而出 誠怠荒於政度

惋驅除之神速 肇平陽之爛魚 次太原之破竹

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 寔未改於弦望 遂 闕

及都 開 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 迷識

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 六馬紛其顛沛 千官

散於犇逐 無寒爪以療饑靡 秋螢而照宿 時在

故無 此物 讎敵起於舟中 胡越生於輦轂 壯安德之

一戰邀文武之餘福 屍狼籍其如莽 血玄黃以

成谷 後主犇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

告以虛實故留至 天命縱不可再來 猶賢死廟

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 據要路而問津 除之推

郡據河津以 斯呼航而濟水 郊鄉導於善鄰 約

鄴下一戰不尅 不羞寄公之禮 願為式微之賔

忽成言而中悔 矯陰踈而陽親 信諂謀於公主

競受陷於姦臣 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

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

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啓報應齊主

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

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趙郡李穆叔調妙占溘屯

天文筭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予一生而三化備

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值侯景弑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亡

國之人鳥焚林而鍛鰓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

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

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

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

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

草茅之下甘為猷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

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

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

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

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

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

梁侍中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

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
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
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竝早以文學知名道密
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
天保末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
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
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
父革梁都官尚書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

淮南爲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
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鄴終
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
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
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負外散騎常
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
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

常侍副袁奭入朝莊敗留鄴遷國子博士轉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嚙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荅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塵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粲交款粲死仲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愨工於詩詠愨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爲知音所賞

賈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列傳第三十七

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獻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歛無厭淫虐不已

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侍高祖每號令

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
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
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
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
殆天所縱以明公叢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
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
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
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
於色累遷爲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

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
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致獄先
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
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
慕曰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
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
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
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霽還孝莊勞之曰知

東晉書卷之六十一
七
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頗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

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
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
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
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
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
銜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爲
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
此二人竝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

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
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
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
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
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
第冗雜無著述體

鄧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
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

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
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
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
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
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
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踈獄訟清息官民
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
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
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
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
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三十疋與之拒而
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
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
乎未幾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
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
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

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
一馬因瘦而死詔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
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
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
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典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詔高祖之壻也仁之
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
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
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荅曰稟性

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
司州牧聞岳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兒短小及
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
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
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
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
病卒

崔伯謙字仕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伯謙少孤
貧善養母高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

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

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

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提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

但付府君有隣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

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
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頴曾爲樂陵太守
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頴恃
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
人遂競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
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
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
難得者兄弟易求若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
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弟兄叩頭

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摠集大
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下
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
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
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立明式至於調役事
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
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
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
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

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

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荅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

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踪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服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

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叅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眚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遷樂陵太守鎮以疑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

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
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
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釋褐開
府參軍敕用土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
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
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
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
網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且

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
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
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
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
於冀氏縣令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酷吏

邱玚

宋遊道

盧斐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

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

萬曆十六年刊

七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酷吏

邱瓊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
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

佩韋弦者鮮矣獄吏爲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珍等以存酷吏徵小勸勵云

邱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爲長史性嚴暴求取無狀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勃

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暕

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

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侍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

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
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
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
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
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
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
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
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
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

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
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
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
崔暹爲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
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
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
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
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
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

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

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

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污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

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漱襦而死弃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

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痍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悍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

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勳意將令忍遊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

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喪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垂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

中正使者相屬以衣衾待之握手歡譔元顛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廻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廡結交託廡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

其末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

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

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
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
性殘忍以強斷知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
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
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
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
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
熱暴之日下在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

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
皆目之爲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
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陀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
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
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
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
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
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竝無所問乃

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
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
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
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
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
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
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
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
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

內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
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
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
乞聞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
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
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
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
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
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

表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垂例署表之日
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
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
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
為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
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
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
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
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

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
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
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款密
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
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
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
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
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
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鏡吹至於案部行遊遂

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
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
漸踈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
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
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
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兼除七兵
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
史家富於財上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
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

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
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
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
常瘡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
婢姦通榜掠無數爲首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
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乃善昭
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
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
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

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奸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弃屍漳水

列傳第三十九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
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
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
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
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
王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
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
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
爾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
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才色爲時論所鄙
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
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援頻戰
有功擒周將楊榭等進大司馬出揔偏師赴懸
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
坐免官尋授太尉薨

北齊列傳四
二
尔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樂昌王其姊魏孝
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
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
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
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
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
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仲
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
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

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
以兄義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
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
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
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
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
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
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
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賄而取之明日平秦王使

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尔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

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內寵無可稱述

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
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爲蠻苦請
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
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
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
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
駕而來省務旣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者

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
亮又何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
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
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
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因而殺
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
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後長仁倚親
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
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

后重加贈謚長仁弟等前後七人竝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揔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默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列傳第四十

北齊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一

北齊書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
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各

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
也故太史公著龜筮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
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
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
長白山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
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庸
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
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

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
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
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
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
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傷人咸云水
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
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
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
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

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
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
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
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
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
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
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爲
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果大敗其後每從征討

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大歎其對策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筭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
每精心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
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
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
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
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
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
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
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
天地動敬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
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
爲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
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
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
歷數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
因高德政上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

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
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
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
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
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
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
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
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
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

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
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
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尔朱榮成敗又言代魏
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
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
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
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
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

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

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

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

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

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

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

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

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

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

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阼授中書舍人固辭疾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此

地爲定即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祿其眼而使歷摸

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
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亦貴至石動桶
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
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
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
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洪慶以啓
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
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
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

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
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
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
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
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
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
頗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

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
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
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
稚十四甃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
官軍與周文戰於邛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
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
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

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又造宿鐵刀其法燒
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
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
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
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
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
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
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
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

謂德昌也滅年還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聞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

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脊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脉退告湯情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舉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並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

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篋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牘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牘至問病狀不敢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今劉符世...

志死若其...

以處黃色...

...

...

...

...

...

...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戰賦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萬曆十六年刊

北齊書卷四十一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
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
殘闔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
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
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
龜鼎之祚卅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
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
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事人有累明德天保五
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
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
滋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衽
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
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
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
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
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
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

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
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巴下同學讀書
初秀忌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
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亦出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
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
魏孝靜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
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
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惠選爲國子學生解悟

健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
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
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
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
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顯
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
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
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
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持成

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歔不能言帝曰御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

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土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

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獻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獻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祭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

剪陛下羽翼宜謂獻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獻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獻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陵畢獻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

六辭觀三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人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

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無復期依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軍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

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
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常
侍又勅其弟士伍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
假黃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
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
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
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
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
值疾醫者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黃龍

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
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
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
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
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
救旣得免罪即命諷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
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繼祿之中令其

鞠養謂之乾阿姊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以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

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典從征討以功勳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辟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

開既爲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
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
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
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
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
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
宿其牆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
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
驛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

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
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
率前軍先進仍摠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
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
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
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
守灤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提
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
去帝以淑妃奔高梁應閑府奚長樂諫曰半進

半退戰之常體令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頃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

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遣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為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愚僧阿禿師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

北齊列傳四十一
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
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
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
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
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摠知
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
云強弓長稍容相推將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

荅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
寶仁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
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
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
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
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
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
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此
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竝開府儀同寶信

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
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
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
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
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已
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
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
臯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
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內尋詔復爵從後主

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
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
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
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
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义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
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
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义等或爲中常侍
世祖時有曹文標鄧長顛輩亦有至儀同食

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後寶業勒又齊紹子徵竝封王不過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

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闈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竟走數十爲羣馬塵必空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辟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爲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

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
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
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
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
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
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
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
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
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

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
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
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
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
我阿貞來否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亾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贊曰武公之孫晉廣之暉小人戲昇孫子戲廣
是阿真來否是却羣安多昔勝北

良德林宗發寢出善大即吉莫離林淵勝問對

林宗長情於恭曰涼天真父樂宗前恭曰出向

今人天不恭長詣寢行林淵之曰林淵之曰林淵

列傳第四十二
北齊書五十

終

